

鄂西传奇曾明俊 泣血父爱动天地

——社会各界热议湖北乡土作家王永红长篇小说《享受父爱》

胡振栋 收集整理

享受父爱：天下慈父文学碑

王永红为父亲立了一块碑，那是一块厚重的石碑，一块质朴的诗碑。这块碑上写着四个字：《享受父爱》。照我理解，这部27万字的长篇小说，应该是为天下父亲们立的碑，文学之碑，大爱之碑。它反映的是生存的困境，迸发的是血脉的深情，宣泄的是人生的忧伤，弘扬的是生命的价值，守护的是精神的家园，展示的是在平凡的世界中老一辈人生活的艰难、坚韧和壮美。

当我读到“妹之殇”、“母之殁”、“父之难”、“子之劫”章节时，我的心一阵阵疼痛，感觉到命运之残酷，灾祸之惨烈；当我读到父亲在老年时，还为儿子修屋盖房四处奔波、背沙拉砖的情景，鼻子发酸，眼睛湿润，感受到父爱之真切，暮秋之美好；当我读到父亲又为自己盖好新房后，相关单位愿意为他改建门窗，铺砌水泥场坝时，父亲婉言谢绝并做到自己动手改造环境，我感佩父爱之无私，父爱之高贵，良心之安宁……

——散文家、词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首届湖北文学奖、第十届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获得者：甘茂华

记录历史：山区老农是主角

有史以来，以一位山区老农为主人公，著成长篇面世尚不多见。历史并不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，亿万百姓亦是历史不可或缺的创造者、承载者。《享受父爱》作者王永红，在总体结构、事件选择与情节设置上用心良苦。全书分为冬、春、夏、秋四卷，层层推进，各卷又各有主干相对独立。

起卷《冬之卷》的首章，从1943年妻子在寒夜雪中焦急盼望曾明俊归来落笔，但曾明俊进屋后，家人不是喜悦而是惊悚：曾明俊“满脸的血，满身的雪”，衣服破烂，脚下只剩一只草鞋。险象环生的情节随之展开：曾明俊与其兄弟放排，其父患急症；准备返程时，未料遭遇一伙国民党溃兵，木材货被洗劫一空……活着见到妻儿时，两周岁的小女儿因日军飞机轰炸惨死。作者将读者导入特定场景所用的技巧不见行迹，读者在惊心动魄中自然地感受到字里行间的压抑和沉重。

王永红善于叙事，重视情节的铺排推进。《夏之卷》第十二章，先喜后忧：曾明俊为长子几经曲折之后得以进县文化馆工作而欢喜不尽，接着却发生了生产队保管室里的包谷被盗窃案，身为保管员的曾明俊蒙冤受辱；用打杆、背架子背着重病的妻子爬上天柱山，找老中医开药回来不久，18岁的女儿因割稻子意外受伤得破伤风而死；曾明俊用板车把女儿尸体拖回家后，为了钉个木头匣子安葬女儿，当他跪求生产队长批几根杉木时，队长却狮子大开口要扣他1000工分（相当于硬劳力100个劳动日所得）。

情节的起伏跌宕，不仅塑造了一位本真的老农形象，而且折射出当代农民步履艰难前行的历史。

——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会副主任，中国民俗学会理事，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：王作栋

乡土作家：仁爱之心传弟妹

母爱广阔无边，无时无刻不在。但事实是，当我们眼含泪水为母亲献上深情赞美的诗时，另一种和母爱同样伟大的爱——父爱，往往被忽略。父爱，也像母爱一样，无时无刻不存在着。王永红的长篇小说《享受父爱》，生动、具体、形象地给我们做出了回答。这是我多年来读到的第一本关于父亲、父爱的优秀长篇。

儿女是曾明俊希望、信念和力量的源泉。在他身上，有一种一般中国农民所不具有的宝贵理想追求，不论家境有多么艰难，他也要竭尽全力供养儿子上学之路。事实上，正是因为这种坚持，他的长子——作品中的主人公“我”，成了乡土作家，两个小儿子先后考大学，家族命运因此而改变。

作者在塑造父亲这个可敬的老一代农民形象的同时，也全力塑造了作品的主人公“我”——这个新一代农村知识分子的形象，这个形象也具有典型意义。他站在新时代与旧时代之间，像桥梁，上承父辈勤劳善良之优秀品格，下启两个弟弟发愤忘忧、求学上进之途，家族命运之改变从“我”始。

《享受父爱》作者简介



王永红，知名乡土作家，笔名尹弘，湖北五峰人，中共党员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，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宜昌市小说学会名誉会长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文联名誉主席。退休前担任五峰文化馆馆长、副研究员。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《绝景》、小说集《子虚村纪事》、长篇小说《享受父爱》、合著文学评论集《评说〈享受父爱〉》、诗词集《抱朴斋诗笺》、《五峰民间故事》《刘德培研究》《中国民间故事全书·五峰卷》和三卷本《抱朴斋文选》等，累计约300万字。获省级以上各种文艺奖项20多件（次）。

“我”既在享受父爱，诠释父爱，歌颂父爱，也把这种仁爱之心传递给弟妹与后辈。孔子说：“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矣。”“我”正是这种仁爱之心的躬行者、实践者。“我”还从一个普通的农民知识分子成为创作业绩卓著，在本地区具有广泛影响的乡土作家。这一点，尤其让其倍受感佩。

—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副主席，《草原》文学月刊原主编：尚贵荣

继母慈爱传佳话

《享受父爱》最成功之处，当是在不断流变的阔大社会背景下，塑造出了丰满柔情的父亲形象，以及作为子父之下的成长艰难。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，“我”和父亲从乱世人场，经历了人生诸多磨难。“我”早年丧母，身负孤苦，不知前途如何。父亲因一次不成功的婚姻，又让“我”的苦难雪上加霜。为了我，父亲不得不不断结束那场失败的婚姻，长年不娶，父子孤苦相守，颠沛流离。父亲为的是不让弱子遭受虐待。

这种大爱情怀在小说第一卷中随处可见。但小说情节设置并不拘泥在中国乡村叙述的传统思维定式上，即后母就一定善待继子。王永红在小说中，就将“父亲”的第三次婚姻演绎成一段爱情佳话。而正是在这位伟大母亲的爱心滋润下，使“我”渴望的母爱得以回归，“我”在人格上也得到了健全的发展。

这既是小说追求的新颖，也是家庭生活真实的写照，这就与乡村叙事中传统的思维定式有了区别，从而赋予了人物新的意义。这是父亲婚姻的成功与幸福，更是对母爱的张扬和提升。从大的向度来说，这仍然可以归结为父爱。由享受父爱而衍生出的亲情，也让被享受者产生了百般的依恋。

—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湖北省作家协会文学院签约作家，宜昌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，宜昌市小说学会会长：阎刚

完美化身写奇闻

王永红的长篇小说《享受父爱》，为我们成功塑造了一个中国底层男人的完美形象——曾明俊，亦为中国底层男人提供了一个参照系。在我们过往的文学形象中，主人公总是有着这样、那样或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，或坎坷曲折的飘蓬事件，或诡异神秘的迷踪意象等。曾明俊却基本不具备那些特征，他平凡普通得就像我们生活中最寻常的一份子。那么，曾明俊究竟具备底层男人的哪些品格呢？

其一是隐忍。在妻子性命难保之时他去求医，而医生却非要让他陪其陪客。在人命关天之时，曾明俊却要陪以可以救人性命的人打牌，如果没有隐忍的修炼，是怎么也不能做到的。但是在那样无奈的情况下，他除了承受之外，没有选择。

其二是担当。在“第七章·春之寒”卷中，王永红为读者展示了“父亲”敢于担当的无畏。面对那个自以为能够主宰“艾传礼”老师命运而大耍淫威的贾书记，曾明俊“再也忍不住了，大步走上前去，义正词严地说：贾书记，他背上这块烂肉不把他压趴

下啊？他没犯死罪啊！我是种田的，有的是力气，我来背。”曾明俊的言行举止让“贾书记惊呆了，手足无措”，这同他的隐忍形成了鲜明反差。

其三是温情。在《享受父爱》中，王永红时时注意展示主人公温情的一面。其实在曾明俊身上，他的温情绝不仅仅限于对自己的孩子，对他身边所有人，只要是需要他给予温情的，他都会毫不迟疑地奉献着。在他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话是这样说的：“奎生呀，曾家河上的索道桥木板在烂哪，要想法子换新的，怕出事呀！”令人肃然起敬。

——三峡日报传媒集团高级编辑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，宜昌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宜昌市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：韩永强

作品厚重：文化哲学相统一

小说要达到形象性容易，达到思想性也不难，但要达到文化性与哲学性相统一则不易。通过研读王永红长篇小说《享受父爱》，我认为它有了这么一种高度，所以这个小说有种沉甸甸的厚重感。

王永红退休不退色，培养文学新人乐此不疲，创办农家书屋为村民提供免费的精神食粮，他的长篇小说产生轰动效应，他的中短篇和诗歌，也在探索中硕果累累，堪称宜昌文坛一面有特色的旗帜。

——三峡大学文学院教授，文学博士：桑大鹏

泪光矇眬：悲情史诗献父亲

在每个儿子心中，父亲都是伟大的。但读完王永红长篇小说《享受父爱》，我蓦然感觉到，对于已逝的、沧桑一生的“父亲”，用伟大两个字形容，似乎远远不能概括他对父爱的定义和对父亲怀念的心境。

一刹那间，我仿佛体会到了王永红写这部书的初衷：这不仅仅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缅怀，而是一个儿子献给父亲的一部“史诗”，尽管这史诗是有些悲情的，尽管这位“父亲”是那么的普通，但儿子对父亲的那份感情，却是那么细腻和不平凡。透过笔墨，我分明已感到作者隐藏在故事后的矇眬泪光，这泪光又是那么的滚烫炽热。

在这部厚书中，“父亲”是这个家庭的支柱，他的爱使家庭最终走向幸福美满。现在，“父亲”已逝，但父爱的光芒，却像阳光一样永远温暖和照耀着儿子的心灵。作为儿子，在年逾古稀之时，也许还像孩提时一般，还在仰望太阳般回想着父亲留在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故事。“父亲”的形象，已成为他心中永远的“图腾”。

——资深媒体人，《知音》杂志社记者、主任编辑：张保平

四大篇章：父爱如山恩情深

认识王永红已快四十年了。初识时，我们都是“文学创作辅导干部”，成天与业余作者打交道，力争出精品，出新人。而如今，又都是爱好文学数十年，始终坚信只要人性不变，无论文学如何被边缘化，如何被漠视，文学的生命力都将永垂不朽的忠实信徒。

《享受父爱》写“父亲”，其实就是

写父亲过的日子。日子仿佛是日历纸一页页撕下，撕的时候是不经心的，是轻飘飘的，甚而几乎成习惯性动作。但在王永红笔下，那父亲积攒了一生的日子，那不经心突然就有了惊心的感觉，那轻飘飘骤然之间就变得如此沉重艰难，那几乎成习惯性的动作就实现了人物的性格和地域的色彩。于是，作品里有了戏剧小说里才有的命运命运的凹凸感。既是创作亦为立传的《冬之卷》、《春之卷》、《夏之卷》、《秋之卷》四大篇章，极其生动传神地塑造刻画了“父恩如山”的文学形象。同时也入木三分地表达出作者对父亲深厚的感恩之情。

我敬仰好的文字，或者说隶属于文学的文字。当文学抵达到一个神圣的高度时，它的情感便会充满宗教般的虔诚与狂喜，乃至悲悯，王永红即是如此。所以，我非常喜欢他的“自叙传”小说。

——湖北省宜昌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原常务副主席：王志琦

上乘之作：心笔共融六十年

《享受父爱》之所以是一部具有很高审美价值和情感品位的作品，是因为王永红对父亲的人生境遇和自己的心路历程给予了全方位、延展性透视。它，是一部奉给逝者、留给自己、献给世人的书。

关于父亲，似乎每个人都有一番难于忘怀的往事，写过的人很多，想写的人也很多。但是，像王永红和他父亲间那种刻骨铭心、感动天地的真情的确不多见了。艰难岁月里，王永红3岁就失去了母亲，从此父子俩相依为命，历经磨难，人间的凄苦几乎尝遍，父亲一生都给了他双倍的爱。就凭这，从刚刚学习写作那一天起，父亲就是他决心写成的一部书，一部留给子孙后代的书。

父亲在世时，王永红未能完成这部作品，是因为他还在尽情地享受父爱，储存父爱，深信父爱不会远去；父亲辞世后的一段时间，他仍在回闪中、悲痛中追忆父爱，默读父爱。当他真正动笔后，感情的激流一泻千里，再也不可能打住。他曾对我说过，书中的许多章节是在夜阑人静时含着泪写成的。我对他说，别人的笔拿在手中，你的笔藏在心里。一年多时间，他就完成了30多万字初稿。

捧着书稿，我用5天读完头遍，再花两天读2遍，虽然书中很多情节我曾听他说过，有些甚至见过，但仍不免心随他行，情为他动。我没有理由不把发自肺腑的感叹回馈与王永红——这是一部用心写了60年，用心笔写了两年，在情感自然流露时让人心灵震撼的上乘之作……

——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，湖北省作家协会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，词作家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原文化体育局局长：方一方

三美尽显：语言民俗和人情

读罢王永红的长篇小说《享受父爱》，我觉得尽显“三美”：其一，风情浓郁语言美。小说语言清新、明快，大量使用口语，使文本具有浓郁的鄂西地域色彩。以本地歌谣、俗语、故事入文，增强了小说的民俗风味，丰富了小说的内涵。许多篇章机趣的人物对话，生动刻画了人物性格，让人忍俊不禁。

其二，五彩斑斓民俗美。民俗是一个地域特有的符号，代表这个地域人们的精神价值取向。王永红努力在小说中勾连那些他熟悉的民俗人事，在为人物营造特定生活场景，推动情节发展，揭示人物性格的同时，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民俗风情画卷。

其三，感人肺腑人情美。《享受父爱》处处弥漫着人情美、张扬着人性的光辉。可以说，人情美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。语言美、民俗美、人情美互为支撑，架构起小说结构、宏大的结构。

——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文联主席：邓俊松

父爱如山：感天地沐春风

读罢王永红长篇小说《享受父爱》，我感受到作者的呕心沥血，平实、艺术地虚构出了一位高山般巍峨的父亲，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生活在鄂西大山深处，或者说是生活在我们五峰这块厚土上一个活生生的农民，一个在我们儿女心中真实存在，可亲可敬的“父亲”。

毋庸讳言，小说中描写的“父亲”，正好是我们父亲一代的同龄人。在这位“父亲”身上，也有着我自己父亲的影子和生活背景，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，相似的苦难，一样的为儿为女苦挣苦做，一辈子生活在社会底层。因此，从某种角度说，我能从小说中读懂王永红笔下一样又不一样的“父亲”。

父爱，让我动容；父爱，让我感受悲壮；父爱，让我感受春风、秋雨、阳光、空气……特别是在当下物化的世界，面对人情淡薄，亲情淡化的烟雨尘埃，读着享受着“父爱”的同时，也在享受着纯净的文字美，享受着深情大爱赞歌的音乐美，在接受一次灵魂的洗礼。

——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审计局退休干部：余桃珍

父爱无言：儿子前行添动力

读完王永红长篇小说《享受父爱》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小说以鄂西土家山寨众多父亲为原型，用真实细腻的笔触还原了主人公“曾明俊”在世83年，历经两个朝代的人生坎坷，欢喜悲愁。

一位出身贫苦，衣食无靠的山区农民父亲在社会动荡，时局不安的大背景下屡屡遭受生活磨难与考验；而自身的命运多舛更是一次又一次将他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。但大山养育出不屈的汉子，始终在隐忍中默默与苦难抗争，以一个父亲的责任感，在生活的罅隙里为孩子寻找哪怕一缕阳光，穷尽一生改变着家人的命运。

高中毕业后，生不逢时，无缘大学的“我”无奈返乡学农。不时有人冷嘲热讽“你不会干活，是没用学的书呆子”。当向来与父无争的父亲亲历别人对“我”的鄙夷与不屑，他头一次为了儿子的尊严大方回敬：“奎生，不要着急，我来教你，世上没什么事不是无师自通的，那么多大本大的书你都读懂了，那么长的文章你也写出来了，还怕套不上一头牛，学不会耕田么？”

当“我”屡次遭遇招工被卡，跳不出想要挣脱的农门，变得颓废沉沦，怠慢写作，还经不住诱惑加入到玩花牌的队伍时，父亲不言长短，用新买来的一支钢笔、一瓶墨水、一摞白纸、一壶煤油重新唤醒了“我”对生活的激情。这就是父亲的爱，无声，却足以震撼心灵，叫人泪流满面；无言，却能让儿信心倍增，不惧人生风雨。

——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图书馆馆长：邓继琼

心力力作：多个第一开先河

王永红长篇小说《享受父爱》，是一部“流淌着真挚的情怀，如血液流淌在人的身体里”的作品，不是做出来的，甚至也不是写出来的，而是作者用自己五六十年心血浇灌出来的。

可以说，作者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他时时刻刻都在写父亲，在他自己恒久记忆库的抽屉里储存着对父亲的所有记忆，甚至是在抵达作者心灵深处的方格上书写着父亲的前世今生。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创作诉求，应该说在作者父亲80多岁病逝之后，要写父亲，要表达对父亲无穷无尽思念的写作欲望变得更加强烈。这种深藏在思念中的写作欲望，我能从平时与作者的交谈中真切感受到。

作者以父亲“曾明俊”这样一个特定的人物视角，在作品中铺展延伸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。作者始终把父亲的生活场景，置放于社会急速变化或变革的历史环境中，让他们经受人生的考验和生活真实的煎熬，但作者又没有很直接去展现历史大事变，而是将历史大事、政治大事尽量予以淡化处理后作为小说人物与故事的背景。

《享受父爱》是王永红第一部长篇小说，实现了他青年时代就要创作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夙愿。也是五峰作家迄今为止公开出版发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堪称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文学作品。不仅如此，王永红还刷新了五峰文化事业上多个第一：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《绝景》、第一部小说集《子虚村纪事》、第一部文学评论集《评说〈享受父爱〉》、第一部旧体诗集《抱朴斋诗笺》、第一次整体推出一百多万字的三卷本文选……

——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资深编辑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史志办办公室主任：廖崇纲